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彝仲

張　宮處中　參閱

王太僕集

論

邊務要略　王任重

一土兵

秦中八郡、惟西鳳漢平稍近腹裏、而臨鞏延慶、俱隣

邊塞雖四鎮設兵防禦但邊長軍寡虜賊出沒疾若風電官軍堵截勢難卒合往往一入百姓被其蹂躪生畜被其搶掠甚至大堡鄉庄住居千百家者亦任其虐害而莫敢誰何豈嘗兵皆人而居民非人乎（楊文襄公作陝亦每奏用本兵在陝實之間以故辭之）操軍可戰而居民不可戰乎不然也蓋操軍日每訓練身經戰陣且武藝熟閑器械便易更有軍法以驅之是以敢與之鬭也至若居民心非不欲滅虜以保身家但目不見旌旗手不習兵器一聞警報則舉家逃竄男婦悲號此其故蓋繇教練不習于平時致奔潰

倉皇于一旦。無怪乎其然也。且邊地寥闊。道路崎嶇官軍安能卒至而爲救援乎。合無令沿邊州縣。于每年秋收之後。自十月初一日爲始。隣近州縣者。總合一處。窵遠者或十數鄉邨。合爲一處。大約聽居民之便立團練之法。除近城者掌印官親自半月一操。其鄉邨等處或佐貳代操。各照軍營事例。設立隊長頭目。時常演習。有勇力者或自備弓矢。或自備戈矛。有身家者仍自備衣甲。或多備火器。如力不能備器械者。各執竹鎗榆棍。隨宜聽操。且不時家諭戶曉。俾知

操練即以保障爲民而匪爲官彼必樂從各自相訓練相鼓舞之不暇矣始焉勞而不怨旣焉勇且知方一遇醜虜內犯將家自爲營人各爲兵居民捐生以固守虜必畏死而緩攻如此則不惟地方可保無事應援官軍亦可相持爲犄角之勢矣各州縣正官果運籌有方訓練有術遇虜深入能保居民無害地方無虞者是以文官而兼將畧即擢司道等官庶在上者懸破格之典在下者必有脫穎之才出矣

前件照得此即寓兵遺意法最善也然常操必官募

教所微報必官給火藥猶未也又必申明約令果能擒獲賊級者照例議賞庶以鼓其敵愾之雄心雖有精絕技藝者永不召遣庶以免其征調之後虞如此庶民樂從而法可久要在賢有司加意耳

一番兵

番或納馬供邊資吾戰具隱然中國藩籬而斷匈奴右臂也（此是大將所行遺法于西）近自款貢以來被虜蠶食力不能支而又見（南有衛兹被其扑援矣）吾之不爲庇也於是漸相結納以圖自完即熟番亦與中國心離矣然番豈甘心爲虜害哉要在吾鼓舞

之何如耳。行令將領等官懸示賞格。遍諭番族原有城堡者。即加修葺。未有者乘時築建。有倡衆應召之番。量給冠帶賞賚。就令統率各兵分遣操練。悉聽該管將領調度。有事互相應援。併力堵截。官兵亦相率策應。番能就陣擒斬逆虜者。照近議一體優賞。如虜賊搶掠彼地。隣近將領亦比照中國救援。或搗巢或襲營。使不得逞。倘番族大被殘害。亦照地方失事一例参處。則諸番感倚 天朝。將佐視逆虜雖驕悍內恐漢兵之當其前。外恐各番之尾其後。必左右顧

忌而不敢犯此不勞中國之甲兵不煩中國之糧餉自足以為安邊拒虜之石畫也若不求聯結番族而徒言戰守吾恐番族一叛則虜固虜也番又一虜也雖有孫吳莫能制矣

前件照得　國家以番禦虜誠守在四夷也豈知款貢貽禍至以番居為虜巢乎失今不撫是驅之矣且昔為捍蔽而已今勍敵在內從近剝膚無事則哨探者番間諜者番有事則嚮導者番夾擊者番用其力者既倍于昔結其心者不宜有加于昔耶

雖然番僧酋長果能勦虜立奇功者賞之可也官之可也但須衆建其頭目潛分其黨與切無居之以內地寵之以兵權易曰豶豕之牙童牛之牿殷鑒不遠愼夫

一車營　車營

虜騎驍捷其來也勢如風飈衝鋒陷陳莫不畏怯我中國之所恃以抗其鋒惟營壁不亂斯可耳若欲堅固營壁莫若多備火車駕以力馬御以武士無事則時常訓練列營則匝以周圍車屏于外勢若連城單

伏於內各持火砲縱虜騎輕突必不能踰車而逞也士卒可恃以無恐部伍可期于不亂若遇行師其器械盔甲俱裝運於上又可省軍士負載之勞萬一路徑逼狹去處偶爾遇敵就將火車柵列攔堵是一倉卒禦虜之長城也神機庫見有車式請發各邊造備尋訪先年善用火車之人日每訓練未必不爲緩急之一助也藏車宜用人挽者且近有獨輪小車椑之以人其制甚便無險不越其利甚遠法具載四鎮總圖說中盍亟取而制用之乎又馬文昇所云拒馬鹿角横竹長牌馬上

可攜隨軍而行。一可拒賊馬之衝突。二可遮胡矢之
亂鏃似亦當造而習試之乎

前件車者古戰之良法兵家之上乘也。三代而下。鮮
用之亦鮮知之。然漢衛青以武剛車擊單于。若晉馬
隆以偏箱車平羌虜。嘉靖中邊將曾用之取勝。曷
嘗盡湮滅哉。制誠可用。但匪可以輕用耳。夫車貴
高而賤下。利躁平而惡濕陷。易戰有左險戰有法
死地有避勝勢有趨。講求之素。演習之精。得其法
得其人得其地而後用之。又翼之以騎兵輔之以

步卒則長技勝算皆在我矣其萬全之道殆王之兵乎

一火器

虜賊驚悍敢鬬輕生每遇臨陣彼又驅中國之亡命者在前以救衝突況軍士之弓矢有限而彼之衝突不已至我矢盡力疲之際隨爲彼所蹂而不能支矣醜虜兇猾一至於此吁可畏矣哉若欲制彼而不爲彼所制惟多備火器火藥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如某式砲一眼用藥若干餘砲皆然預先稱量足數謹密

包封。如法收貯。不致風雨損濕。一遇行師砲手預期

闕須對壘之時。將三眼銃佛郎機一切小砲沿陣圍

列。隨衝隨放。旋放旋裝。必使虜不能犯。仍將大式火

器。先藏營壁之中。虜若勢衆壅至。即將大砲一時齊

舉。庶彼勢非克敵。而我軍可以收捷效矣。

前件照得虜賊之所畏者惟此火器。中國之所恃以

勝虜亦惟此火器。第恐製備者不多。而習用者不

熟耳。近日合造如法。愈大愈精。神砲先聲。已足懾

壇衆之膽矣。其必戰必勝之一機乎。然大砲之為

用也必因天之時審敵之情庸戰勝攻取而可收其功故良將愼之。

一撫款

款塞之法豈不善乎二十年前宣雲薊遼之閒幾無宿儲内帑且匱勢誠岌岌而屠殺之慘不可勝言自納款後生聚甚繁耕牧遍野誠 中國之利也奈何恃款忘戰兢兢於虜之寒盟若捧玉巵然虜遂嘗我之病歲要月挾貢虜完市者受 上賞以故軍脂日削虜欲無厭漸至以兵甲爲閑物邊備久弛虜之驕

悍不可復制款亦因之而失矣其弊曷嘗在虜哉倘其初上下合謀決機確守前人章程毫不加添順則撫逆則勦虜性貪得安肯舍市賞重利也今既決裂矣惟當言戰但諸酋因去歲搗巢之恨心寒膽裂復求輸款諱者謂春深虜馬正弱以款愚我將來勢必大逞此特在我用術羈縻何如耳彼詐款爲緩師之計我亦借款爲戰守之圖姑許其款餌之以利泰然處之勿使疑畏及是時補消亡之士馬脩散失之器具練五兵之長技鼓萬卒之雄心欲守則有不可攻

之備欲戰則有不可測之威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然後乘時大舉約各鎮併力圖之一洗猲狗之穢三犁陰山之地是所畫者成算完策所收者大捷奇功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始如處女難知如陰此之謂歟

前件照得款虜　國之利亦國之害也利在一時害在永久今日川海之占據洮河之搶掠害可勝言哉且何時已哉可鑒矣夫若欲借以修備未必非權宜之策然昔之言款也易今之言款也難毋論

九塞之中，有款者，有不款者。即如一鎮之虜，亦有求者，有不求者。求者許之，不求者置之，犯則剿之，是矣。然款虜心不可知，跡亦難辨。方其犯之也，或恐陰助為黨與，及其勦之也，又恐藉口以緩師，所云不款者為劫敵，款者為掣肘，不可不慮也。夷情叵測，事機靡常，在司邊計者操縱之有道焉耳。

一戰守

今之制禦北虜者有三：曰戰，曰守，曰款。而三者之中，守為上，戰次之，款不足言矣。稽自款貢以來，人以為

久安長治恬不知懼腹裏墩塘通不設也鄉落窖塹皆不修也鎮堡材寨率不備也遇虜一入懵然不知徒受擄掠去秋之事可槩見矣爲今之計莫若修理柵塌墩臺挑挖沙淤邊墻修補崖窖堡寨嚴謹盤詰關防在我既事事有備矣仍戒審烽火時勤偵探豫知其侵犯之謀即番爲收斂之備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而我不受創亦計之得者也法曰無恃其不來吾有以待之者此耶戰之者非所以邀功也虜已敗盟又遭挫衄其報復之恨必不可已我當整器抹馬

繕甲勵兵來戰之先勝勢已豫矣虜一入犯則遍約隣將飛請鎮兵相爲犄角之勢共振天討之威或埋伏或掩襲或夜焚其帳房或晝擊其惰歸或攻於左或攻於右或擊其首或擊其尾一面挑選驍雄擣其巢穴燒其積聚使彼進則前却退則後慴出無所獲入有所創自遏其梟鷙之心而歛其狼豕之毒三年五年或可晏然無事此善之善也然勝敗不可期死傷不可免損失士馬耗竭粮餉皆勢之所必有者若守則坐得勝算既無覆軍殺將之虞亦無勞師匱財

之患故曰守爲上戰次之款之利害久近不必言矣

前件照得戰守非有二也守備皆戰具戰勝則守固矣彼獨右守者豈以戰危事耶守不動而利完耶豈知威不振於遐荒未有能晏然稱固守者故必定計於未戰之先而戰勝於計定之後柝靜則寂若蟄龍而潜於九地烽舉則迅若轟霆而動於九天既不輕爲而致僨亦不畏敵而滋寇則中國之威常伸而醜虜之氣常懾將跳梁之時少而晏帖之時多矣乘此挑淤葺頹修守邊也閲蒐教藝練

守卒也。積糧與芻儲守餉也。繕器製藥豫守具也剗崖挖塹修守險也。茲數者及時而爲之守則堅矣。待時而動焉。戰必勝矣。故善戰者斯利守。善守者毋妄戰。司邊計者兼得之矣

一偵探

禦虜之道。其本在任將領。其備在足兵食。其具在整器械。此數者兵家屢能譚之。當今亦惡重之。然有是數者。每不能乘夷。而常爲夷所乘者。何也。以虜情未熟。地利未諳耳。何謂虜情。蓋夷狄之寇（制虜之機在于此）中國勢不

能須臾。舉必糾合衆酋。僉謀聚議。以爲搶掠之謀。小寇則旬日始成。大寇則月餘始集。其形跡未有不先著者。是在偵探之何如耳。所貴守堡將官。或畜養逃夷。以訊其虛實。或善結隣邊熟夷。以探其舉動。或反間別部酋首。以洩其機括。或誘醉嗜酒窮夷。以觀其吐露。或陰令通使爪踪。以覘其行止。如果虜謀已合以此覘虜情百不失一其勢將來。則帳房必移於山後。移一二百里之外者其寇淺。移五六百里之外者。其寇深。如拔帳房入寇者。此係隣邊窮虜上之無山後之牧地。既不能移帳

房於深遠下之畏我軍之搗巢又不敢留達婦以待斃勢必挾帳房以爲搶掠之舉此固無大志不足深慮者若不早爲偵探相機預備待其將發而始圖之計亦晚矣此虜情之貴熟也何謂地利蓋夷虜入犯之初惟謀之數酋首其部落未盡知也當其臨發必下令以傳侵掠之所聲東以掩西擊之謀然地利之順逆其向往之地固可覘而知也何者夷狄出沒其飲牧全藉水艸視其聚結之所東向果大川水草則其勢必繇此擊東彼雖聲言擊西吾不信也即當陽

應乎西以陰備乎東西向果大川水州則其勢必繇此擊西彼雖聲言擊東吾不信也即當陽應乎東以陰備乎西耳也觀其衆寡察其强弱虜如三五百騎則其犯可五六十里虜如三五千騎則其犯可一二百里虜如三五萬騎則其犯可五七百里苟無大衆斷不深入據此徵兵應援無不中機苟瞶於此而隨敵人之虛聲以爲禦備則敵得乘我之虛矣此地利之貴諳也信能熟斯二者當其偵探初得之騰即率本堡官兵設伏以挫其鋒約各營遊手夾擊以過其

勢。仍一面先行收歛以避其搶掠。如是則將領不為虛員。兵食不為虛設。器械不為虛具。戰可以勝。守可以固。我可以制敵而不為敵所制矣。

前件、照得偵探兵之要機也、虛實之際、遲速之間、利害所關、安危所係、可不慎哉、今之偵探者、探方動之聲息耳、且有不實者、尤有不知者可嘆也、夫殆必探之於無事之時、探其地、探其情、素諳熟於胸中、又探之於方事之始、探其形、探其聲、可取應於目前、斯之謂善偵探也、偵探得、則機宜中、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矣所謂諳虜情熟地利

其誠偵探之良法乎路將備官其愼諸

一川海

莽喇捉工等川延漫千里皆沃壤清流可田可牧林木叢茂欝欝蒼蒼誠西番之樂土中國之藩籬也近被逆虜占據其中番夷力弗與敵因而順彼者多矣竊以兩川不復羌虜勢必連和羌虜連和則禍不止洮河已也臨鞏一帶將來不知所終矣如欲恢復兩川必先聯束番族如結以恩信次申以法令偵探得

情密報不爽者賞賜爲彼與陰爲我圖善反間者賞
引道取捷迅雷疾至虜不及知者賞勇敢衝鋒首突
虜陣者賞從旁角逐擊左擊右者賞糗糧芻茭多備
聽支候領價値者賞受虜利誘透洩軍情者罪袖手
旁觀不爲夾擊者罪視虜奔潰陰爲藏匿不以擒獻
者罪約束素明番夷樂附則吾之令行而虜之勢孤
矣然後整我六師大彰天討三鎭精兵分道並進一
西繇河州出老雅關順白石崖至莽喇八禾等川令
銜兵直控其前一南繇洮岷渡桑的河取道入莽喇

川合番兵直抵其後。一中縣打爾加山過入角城。取道入梘工以至莽喇桑里合番兵直擣其中。三路合剿賊幾一鼓成擒有奔逸者勢必潰散仍開一面之網彼得逃竄歸巢或歸東套永不西突可也或奔西海永不南渡亦可也虜酋遠遁即議經理善後歸德所戍設重鎮各要隘仍加防禦多方區畫務期久安則西番之故地既復中國之藩籬益固匈奴之右臂永斷河洮之長城永賴矣似為安邊禦夷之上策也

前件照得此時此舉似不可已者且其功在必可成

者蓋聯番之心以復番之地併番之人以除番之害其情甚順而其機甚易也且因兵於番則師不勞因糧於番則食不匱縱耗竭一時而可以長治久安亦上策耶不然苟且目前久之番虜合而黨與盛後之二川即今之河套矣若以禦套虜者而禦川夷三秦之力益竭而不可支矣視今日汛掃大舉一勞一費何如也或者內固物力外結番心且不輕動因其入犯則大挫之隨從而驅逐之乘破竹之勢爲犂穴之舉可也此在司邊計者熟籌

而容圖之爾

一河套

河套古朔方郡地詩所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此地也歷秦漢皆郡縣于中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于河之北築三受降城受降城之外有青山邐迤東西二千餘里山之上置斥堠千八百座突厥不敢踰山牧馬至宋爲夏所併及胡元滅夏立西夏尚書省以隸之逮我 高皇帝掃除胡元洪武初令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

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當是時套無一。虜至正統十四年。乘土木之變。始渡河南犯。

勑都督王禎鎮守延綏。禎提輕騎三千晝夜行五百里。即追出境。遂奏築榆林城。南作延綏之屏翰。北保河套之沃壤以為重險耳。至成化七年。巡撫王公銳奏立榆林衛。八年命蕭敏公代之。始遷鎮自綏德云。夫自正統一犯之後。歷景泰以至蕭敏遷鎮時絕無虜儆。正所謂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時也。使蕭敏果欲立萬世之業。即復張仁愿之所經畧者。挈榆林鎮守

此論最得形勢但恐

之軍置青山見在墩臺則烽火明矣移榆鎮畚揷之夫築沿河塞垣故址則保障固矣採套中之材木以擇匠氏則公廨建矣因套中之鹽池以設運司則國課興矣治地分田以闢四野之土則屯田舉矣立置設險以開三面之路則王命傳矣至今百十年爲内地全陜永無邊患斯久安長治之策也奈何蕭敏智旣不及此則守舊勿遷可也顧乃胥胥以就河套之利置重鎮于沙磧之間譬如棄珠玉于道途豈不爲人所得河套之利可終保乎哉果至弘治十四年

虜酋火篩入套、住今吉囊部落不下數萬、延袤千里、盤據巢穴、已爲田中之禽、門庭之寇、深抱蠶食之憂、豈但積薪之慮、及覽肅敏奏疏、原議將士耕種於套、以省民運、今耕種之利既失、軍士有枵腹之嘆、原議將士牧馬於套、以省內帑、今牧馬之利既失、致軍士之芻茭之憂、是榆林外困於虜、內困於食、皆肅敏失策之所致也、今欲復之、未嘗不可、惟在當事者酌時宜而爲之耳、

前件照得河套即古河南地、周漢唐皆統一而郡縣

之也我　朝比隆周室下視漢唐矣復此以修漢唐故事而續成周舊服不亦可乎然復之於汛埽胡元之初則易復之於火篩未入之始則易今欲恢復勢甚難矣且不復河套者固余公之失而經理周密至今稱雄鎮者則余之功也當事者世修肅敏舊業猶方可保無事耶恢復之說則審時度勢萬全而后動一舉而收功可也

一甘凉

甘鎮一綫之地四面受敵兵甲不多無險可恃計賊

衆雖不如東虜之盛，而戰守之難，則視諸鎭爲獨最。肅州遠懸天末，深爲可慮。西寧殘破之後，向未修復，糧餉甚匱，給散不敷，兵馬寡弱，防守艱危，桑土之計，不知當何如處也。

前件，照得甘肅一鎭五道，皆非本等巡歷地方，虜情邊計，無繇稽查，但耳聞共爲孤懸絕塞，不無廑當宁西顧之憂耳，司邊計者必自有深長慮也

總論

統而言之，籌邊無奇謀，亦無上策，大約其要在務實，

其機在任人、自昔邊防之制、犂然備也、其未臻實效者、亦未修實功耳、茲其務之、邊墻着實修築、宛然金湯之固、糧餉着實儲蓄、充然倉積之盈、兵甲器械着實精練、期百戰百勝之奇勳、營堡要害、着實經理、峻天險天塹之嚴防、士卒着實教閱、武備常隱于域中、番兵着實鼓舞、威惠常伸于徼外、哨探者着實偵伺、務知彼而知己、常先發以制人、臨敵者着實用命、務殊死以獲生、毋偷生而致死、將領着實併力、無嫉忌覬望之心、文武着實同志、無凌轢輕侮之嫌、如此則

士情將意交孚兵力軍需俱足元氣與神氣既並固而並張天澤與天威將並宣而並暢超日奔電之雄恨不能飲天驕之血而食其肉砥金浴鐵之夫忿即欲犁北之庭而掃其穴繇是雖洗火眞坤曾等狼呑虎噬之毒盡驅之山後故巢而川海風清可也雖搜莊卜土莽等蟻聚蜂屯之衆盡拔其套中舊窟而黃河波靜可也雖斷絕着等青喇等東竄西奔之路賀蘭山永固藩籬花馬池熙然按堵可也何有於戰又何有於守耶要之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事事皆

實矣譬如弩之有機則開闔縱送無不如意故曰要在務實機在任人所謂人者非他也不過誠與才合外與內合而已毋論文武將吏但見小利不邀邇大敵不怯臨事不邀功成事不言功有智不炫有為不露真心任事惟欲致社稷于久安者斯務實之人也外是但有擔當而無粉飾者皆謂之誠與才合也且天之賦其外者厚而造福生靈之具隆焉斯之謂外與內合也督撫按臣咸君而人焉正本清源之道得矣自是文臣則司道郡邑武臣則總叅遊宗皆若人

爲任而人者不論資不論俸惟擇其質與才足以奏
績於邊疆受而任者各忘家各忘身惟悉其心與力
共期有裨於邊計苟非其人闒茸無爲者速去之貪
鄙無厭者重懲之才宜於官而不宜於地者並取而
更調之績著於地而未究其施者陞秩而久任之有
茂才異等及捷效奇功者即破格而重用之論遷轉
則邊臣特優遇　覃恩則邊臣特與加意委任多方
鼓舞務俾大小文武臣工凡任於邊者材品雖有不
同而同懷憂　國奉公偉志事權雖有不一而咸抱

匡時報　主其事。如是而邊官不得人。邊務不克濟未之有也。雖然任人之中。尤有首當重任者督撫是也。得是人而任之。畀之以軍　國之寄。假之以便宜之權。小挫不罷。小過不問。近讒不惑。遙議不動。惟觀其純白之精忠。惟責其萬全之成效。是之謂善任人也。至若諸按臣者。又所寄以司任人之耳目。而所藉以稽務實之成功者也。任之尤不可不重焉。得此而重任之。則所謂任人者皆可任之人。所謂務實者皆惟實之是務者矣。故曰要在務實。機在務人。豈知機

之中又有機乎、始焉循其要以審其機、既焉握其機而得其要、是道也、果遵行而不爽、仍世守而不失、則內順外戚、稱慶一時可也、長治久長、永賴萬世亦可也、又何邊患之足慮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徐鳳彩聖期
李　愫素心　參閱

呂新吾先生文集

疏　　呂坤

憂危疏　時務

或問新吾先生憂危疏何以不及建儲事蓋先生于癸巳年已上討安攘一疏上不悅留中

臣聞治亂之光垂示在天治亂之實召致在人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當今

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

此蹤故不復及恐後失　聖意并別爭敵奏皆置幾開也

萌而亂人未倡令日之政皆發亂機而使之動助亂

人而使之倡者也　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據天

下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有

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我身家也故曰君民一

體休戚相關欲衍靈長國脉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

之四字答者二帝三王之爲君豈不以崇高富貴之

可恃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君身之安危

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故曰五帝愛民三王

畏民蓄世有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之所資而守天下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飽煖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群而鬬鷄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爲法所拘有變則刼掠姦淫惟欲是遂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千成萬越鄉隔省容中徃獨來情若室家義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

民懷爭帝圖王之心爲乘機起釁之計或觀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愁而收結衆志惟幸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聖王約已愛民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歸恩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姦不軌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墮其計四民皆我寇讎昔者胡元疆土大於我朝未亂之先天下全盛我　太祖以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者何四民之心胡元失之而　太祖收之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惟望　陛下撙其無

益於國家有益于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數事可乎洮蘭之間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爲生則織羢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數多限迫官府散派民間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棄農桑捻線者數十萬戶工作者聚數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十疋且是物也曬晾不早則自蛀即生風日太熱則紅色易落多積就心久積無益至於山西之紬蘇杭之紗羅段絹歲額已自充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與其積於無用孰若定以有常假如四

季袍服。歲用千疋。則見造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乏。此無損於　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捶髓之民。望　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陜西之人心收。內府宮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臣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或孤生萬仞崖邊。或叢長千重嶺外。寒暑渴饑。瘟疫

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險之處跌傷壓死常百十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若可知矣至於磕撞之處豈無傷痕而官責民罰謂不合式依然民間所苦在于官物退回且收用不在于合式退回不在于不合式勒索常例官吏皆飽無用運去代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千兩此來都下其欲而民費無算矣此不止採木一事民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廠之災是已令大工木料既已報完採辦新林止需後用倘少其數目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

人心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礦也者。藏天下大害於大利之中者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饑饉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開湖南礦。但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利殃民。南陽等府、數歲饑荒。（開鑛所患在于遣內使若責成撫按提調有法則國用可濟而民患亦少）今日之民、即前歲子食父肉。人喫鷹糞。　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倚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死。鄖陽巡撫馬鳴鑾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項之地、帶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

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貴之多寡可槩知矣伏乞勅

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揑

害地方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理

宜收解自趙承勳有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

內臣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以活

身家者也　陛下以萬乘之尊何賴彼錐末之微財

褻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入店爲屋幾何而歲有

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旣有四千徵收之銀豈

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縱使內臣廉靜不擾

市民。而長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又有掛搭。强吞橫嚥。獨占群侵。內臣何由知。究民何處訴。夫楊村張灣。南通省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　陛下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有用。將安取給。臣望　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刑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應輕應重。太祖旣定爲律。情重罪輕。　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

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法官不守律例而何上哀怒 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當聖心，此杜周張湯之故智至今用之 故司官每遷就以逃譴怒。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也，而必欲擬軍；張澤等預納局料也，而必欲追銀。此皆真屈真枉，臣等不敢執奏，而陛下安知其冤？臣願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快。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下求言之詔，賞直諫之臣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比年以來，新進小生，好

矜名節遂激　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
選補皆罷臣以爲天閽遂窮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
聰何由明見萬里　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者
也其不敢言者　陛下不得聞矣臣望　陛下思
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爲國家不爲言官擬建言得罪
齒　神祖時建言廢
之逐臣分別召用應復除者即與復除應行取者早
棄諸臣終是不收
爲行取以後如有心行不端建白無當者敕下吏部
分別降黜此亦足示懲矣何至禁錮於既往杜絕于
將來快潛伏之姦養壅蔽之禍哉至於天下多故全

頖官吏彈壓。吏部用人。本爲計安社稷。此其關係國家。最急最重。果吏部非人。則聽科道糾彈。即爲罷斥。此時已有缺官不補之事至下半年則大小臣僚往往空署矣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陞選取。早賜施行。庶紓兵督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銓待補者。無典賣之憂。而士大夫之心收。我朝敵國外患。惟南倭北虜稱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航糧構。豕突中原。又豈能自浙閩蠶食上國哉。惟是朝鮮附在東陲。近吾左掖。平壤西隣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衆爲兵。就朝鮮之地爲食。生聚訓練。窺伺天朝。進則斷漕

運據通倉。而絕我餉道。退則營全慶。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師坐困。此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朝鮮。是為兩我。兩我尚懷勝負之憂。倭取朝鮮。是為兩倭。兩倭益費支持之力。臣以為朝鮮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於既亡之後。孰若救于未破之前。與其以單力而敵兩倭。孰若併兩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兵而二三其說。請兵而延緩其期。或言為屬國遠戍。或言兵餉難圖。諺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旦夕矣而我討必須歲月願　陛下早決大計併

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錢糧一物十費揩擗既若轉運尤難若于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後令十庫貨財各廠物料麄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更多上納歲歲堆積陳陳可惜倘每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曬晾不堪者嚴濫收之刑朽蠹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為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既不匱乏國用亦不暴殄民財

此言實經濟要策

陛下一留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京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祖宗時常徙富戶以實京

師以富民者貧民依以爲命者也今京師貧民不減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米則煙火卽絕如有庚戌之事京師戒嚴雖有倉場止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戶正備緩急勸借之資（此非但京師卽都邑皆然緩急城守賴富民也）今商人有預納之稱貸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而上富貧自暴民聚衆凌奪姦民設機騙詐遊食者坐耗民財淫巧者誘奢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印結之雜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狠如翼虎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姦盜而下富貧自房號重於

優免之濫。科派苦於名色之多。一身衆役。一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貲。誣以多贓。則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鷄犬豕羊大半饑死。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殮。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茫。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 陛下知之。當必憐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禁監收之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役之繁。定優免之則。慎抄沒之舉。而都下之人心收。 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

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者蓋　一人勵精則萬事嚴肅雖朝門宴閉早開誰敢與邪起妄　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姦邪之窺伺熟矣守衛官軍虛應故事耳乃宮鑰仍舊早發諸人仍舊早進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平明放軍夫于日出自非軍國緊急慎無昏夜傳宣　陛下豈不曰　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日之人心唯　陛下慎之章奏不批　先朝間有未如今日

强半留中、蓋疏之照入也、會極有簿、疏之進奏也、外廷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　詔旨。匿不封還。揚言於外曰。進繳矣。　陛下知之乎。今　陛下精明、中官謹畏、必無此事、臣恐　聖子神孫、守為家法、倘不逞為姦、則何變不起。臣望自今以後、留中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人某人未及批、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其繳還御札原本。乞批知道了三字。發該科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

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　陛下嘗日步禱郊壇。發銀賑濟。非忘民者。朝無一事之壅。疏無四日之下。非怠政者。乃今章奏半停。民愁罔恤。當此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　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臣一點血誠。籲天叩地。齋

宿七日，抽思萬端，難裁迫切之衷，敬上憂危之疏，陛下倘信臣，將臣所已言者，慨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利烝民，將人心懽悅，天意轉回，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具疏未敢告人，望 陛下容行臣言，若出聖意，久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驗，使臣言而驗，陛下雖悔，將何及耶。此疏入上宵食而寢歸覽再三至夜分發司禮監

宗藩要疏　宗藩

爲摘舉宗藩二要，以重天潢事。臣聞 帝王同民心

而出治道凡四海九州之情無所不體而尤當體宗室之情帝王興教化以善風俗凡四海九州之教無所不及而尤當重宗室之教乃今積習流弊勢極則窮有不得不變者二事焉臣請分款詳陳伏乞勅下該部查訪施行

一曰嚴騙嚇之禁夫宗室僞濫全在報生之時或花妾爲嫡生或以女而易子或以殤而冒存買囑收婆要結隣佑往實有之自五宗嚴同保之結而朦朧有

其言直捷足省詞名

連坐之法報生來歷大都已真生既真矣豈有兒真

而請名偽者乎豈有名真而請封偽者乎自奉宗藩要例之後名封查駁久已從寬而臣又立限單填格之法凡經查駁衙門過三日者提吏即臣衙門亦有需索常例臣嚴行禁約犯者重懲在外刁難諸弊亦稍稍革矣惟是走京遊棍指稱打點名色要索宗室錢財甚者定為銀數沿為舊規如郡王請名請封動以千計三將軍以五百計三中尉以三百計夫宗室本不出戶庭之人而遊棍者積年鬼蜮之雄也財貨詎收未必為人出力騙嚇不遂卻能倚法為奸幾會

見京師某衙門聽囑。其吏胥受財耶。憑誰說耳。寧化王新㙉、臣往吊奠、王六子、長者二十歲矣、尚未有名、向臣仰天痛哭曰、請名十五年、費銀千餘兩部文未到、猶然乳名、時在次各府宗室百十餘人、皆稱本王有子六人、五爲李妃所出、闔鎮軍民、無不共知、止以寫辦之人、差錯入府月日、又遊棍恐嚇、稱說立案不行、以此躭延歲月、六子俱未得名、嗟夫、丈爲王。母爲妃。其子請名十五年不得。臣竊痛之。此等奸徒。外指王府科以騙宗人。内空囑吏胥以擡太歲有題准止

一人而勘合私添三兩人者宗室謂得名矣及至請封則曰堂稿無名有同胞之兄已給誥命矣其弟請封則曰毋封不對經管教授既非明白之官造冊書供率多苟且之役宗室名字又皆難辯之文愚宗不識事體貧宗又無錢財衙門猾胥往往舞文詐錯致使查駁弊孔多端本難悉舉行查之例豈可不嚴臣以爲一切名封既經親王與臣衙門會題矣如有假濫罪坐親王與臣春季行查夏季尚不咨覆罪坐亦臣若春季無礙宗室若干位應得名封而夏季勘合

不到。夏季行查咨部若干位。應得題覆。而秋季勘合不到者。許臣每季咨催。應請名封宗室。但有仍憑遊棍。指稱打點。誆錢到京。自行花費。誑騙吏書者。許五城嚴拏除。本犯依律究遣外本宗旣已託人行賄。必有違礙情由不准名封。題請立案。仍乞勑下禮部定一格眼照單。發臣衙門分發各府。凡宗室初生。即於第一格塡云。某郡王某某妃某妾於某年某月某日生第一子。收婆某人。隣佑某人。五宗某人名押。長史印押。第二格本府查無違礙。知府印押。第三格布政司

查無違礙左布政使印押第四格都察院查無違礙

臣印押仍出各保結然後具題至於請名請封選婚

不須保結將照單以次填寫印押如前釘爲一冊即

隨本揭咨送禮部查明題覆之後所有照單即同勘

合發臣衙門除勘合發布政司外其照單付郡王或

管理府事收掌但有損失改洗者叅奏處分如此則

稽查既嚴可革假濫之弊題覆既早難容騙索之奸

矣

二曰重輔導之臣臣聞漸摩之久習與性成世祿之

家鮮克由禮令民間子弟齠齔童蒙未嘗不擇良師而況　帝王之苗裔貴倨之氣習苟無禮義以養其心又難束縛以麗於法肆無所忌民何以堪夫董賈漢世名儒皆爲王相我朝家法遠過漢時而輔導之選甚爲疎濶何者親王長史主一藩之外政者也王之善惡付託此官諸郡王三將軍中尉二主二君之名封婚祿憑結此官審理掌一藩之刑名者也六所軍民詞訟聽决於此官教授以訓迪王與一府之名封取定於此官其責任不爲輕矣乃以有司之不肖

者為王官而能以善道教王者乎。臣昨考察王官，僅有長史李賦直年力正強，慷慨曉大義，其餘苟且恣睢，甘心自棄之念，甚於為有司時，而偃蹇龍鍾，卒居其半，相沿推陞王官，號為劣處，毋用操持有玷，才幹無為之人，以克是任，不知起自何年，至今遂為定例。臣從來竊所不平，而目視尤為慨歎，或曰選司不主降黜不肖者何以處之。臣竊謂即使若曹萬無所付，亦不以王府為溝壑，況撫按論劾方面有司，號下考功，未嘗不隨時降黜，即文選不降黜，而考功不能降

黜乎、撫按於州縣佐領教官、未嘗不隨時拿問罷斥、不待參劾、豈以吏部之權。而不能處若曹乎。劣考到部、文選抄付考功案呈具題、才幹無爲者、量行降調操持有玷者、即與除名、至於雜職卑官、無可降調、留之無所用、去之不足恤者。量與致仕。庶懲創嚴而居官知愼、不肖去而仕路亦清、吏部可省大察號搯之多、而本官亦免到任即黜之苦矣、或曰王可無官乎、王官可以賢者處乎、臣竊謂之、不肖處以王官。王官不墜有司。此二者曾有題請事例乎。夫王官比王親

孰親孰疏。長史審理教授。比布政使孰大孰小。今王親夫人郡君以下不禁京官。郡君夫人以上仕終布政。近者董樾徐聯芳供職潞府。亦陞兩司。何獨長史等官禁錮終身。不陞有司乎。且教官缺少人。多毋憂（此法若行以無用之人為有用之人以無用之官為有用之官矣）壅滯。若將天下王府長史審理紀善等官。以年力精壯。學行俱優。而才不堪繁劇者陞之。果於藩封大有建白。仍從撫按保舉。不妨推陞府州縣正官。如果漸著賢能。一體推陞方面。教授品官。難以新除。亦選年力精壯。學行俱優者陞之。果於宗室輔導約束。顯有

成效。亦從撫按保舉。推陞有司正官。以上各官。俱與有司一例考察。薦獎戒劾至於　王府宗室各有多寡。如河中王府世世一人。並無宗室。教授雖設。無所事事。慶成王府宗室二千餘位。教授常例。歲得十金。繁簡不同。似難槩選。今後除授王官。先將各府宗室多寡。管理易難。行布政司造冊報部。斟酌年力才幹分別選陞。如此。則王官既重。而宗教自嚴。仕禁既開。而人心日奮矣。

停止砂鍋潞紬疏

砂鍋潞紬

臣聞愼乃儉德者、英君誼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聖子神孫之大孝、自　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纖悉具備、宮闈用度、歲額常豐、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方、歲解歲停、各有定件、載在會典、可考而知巳查得陶器燒造地方、止有儀眞瓜洲河南眞定江西五處、其器物止有瓶罈瓮甕等件、並無所謂山西砂器者、卷查嘉靖三十九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個、四十年、坐派一萬五千個、萬曆十八年、坐派一萬五千箇、夫砂器一萬五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

個價值纔一百一十餘兩耳始也荆筐擔運用夫二百餘名其費銀五百三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黃繩扛費銀二百餘兩用夫一千三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使用費銀二百五十餘兩其用銀二千三百六十七兩九錢至萬曆十八年部文用淨綿塞墊避安不出綿花旋於河南差買費銀近二百兩打點使用三百五十餘兩其用銀二千八百三十三兩六錢夫至賤者砂器也而運載諸費至費銀二十八倍不知此等器物近京地方

亦能燒造否。如謂土料不堪。不知京師百萬官民亦用砂器否。 皇上之所用者砂器耳。砂器但收其不破損者耳。何取於紅箱銅鎖淨綿。致使無益之費勞民傷財。況砂器不載於經額。山西不派之燒造。苟便於近取而可足。似不必遠辦以病民。又查得織造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紵。而山西歲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閏月共加八十六疋耳。並無所謂山西潞紬者。卷查萬曆三年。坐派山西黃紬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四兩。十年

坐派黃紬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坐派黃紬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十八年坐派黃紬五千疋用銀二萬八千六十兩夫潞州之有紬也非一年矣 祖宗時未嘗坐派 陛下即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八萬三千有奇矣是紬也士庶皆得為衣而 皇上不以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謂 上用內用未必如此之多而匪頒特頒自有經常之物且山西銀糧非王祿則軍餉王祿如靈丘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者

宗儀脜脜，與枵腹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尚扣五分者，士卒嗷嗷，動瞋目之怒，加以連年饑饉，庫藏空虛，臣於去年紬價，已經殫力奏處，僅克此番織造矣，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議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二千里，隔山踰嶺之外，即萬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又何必鎖釘紅箱淨綿塞墊，困擾生民，黃紬雖非歲織，但山西困憊已極，倘再行坐派，或改江南別項織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無使貧省難於取辦，小民困於誅求，地方幸甚，